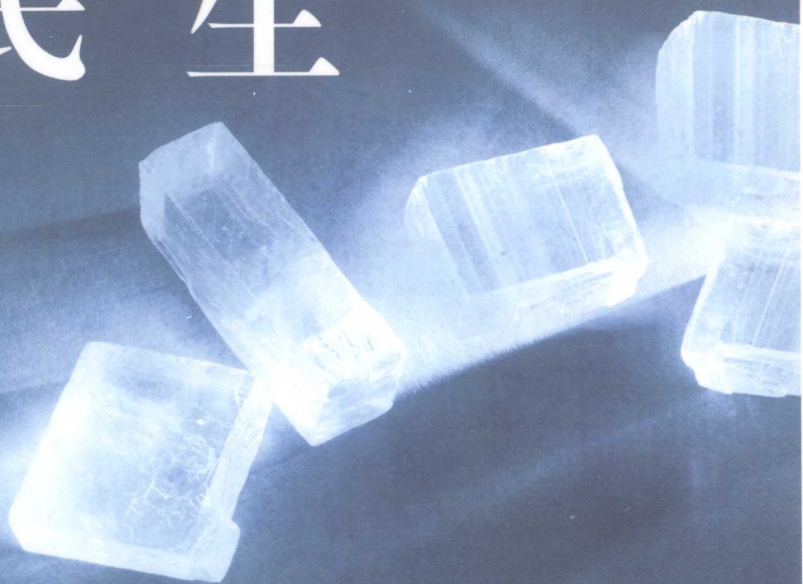


守
世
燃
世
成

度
实
生
深
现
民



刘君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刘君碧

计生委主任

1247.5
LJ10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计生委主任/刘君 著. —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08. 1
ISBN 978 - 7 - 5387 - 2315 - 1

I. 计... II. 刘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 . I 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205035 号

计生委主任

作 者	刘 君
出 品 人	张四季
责任编辑	刘瑀婷
出 版	时代文艺出版社
地 址	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: 130021
电 话	总编办: 0431 - 85638648 发行科: 0431 - 85677782
网 址	www. shidaichina. com
印 刷	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发 行	时代文艺出版社
开 本	660 × 960 毫米 1/16
字 数	270 千字
印 张	15. 5
版 次	2008 年 4 月第 1 版
印 次	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	22. 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上

篇

1983年初秋的一个上午，胡青原拿着组织部门的介绍信，到丘山县计生委报到。他连着问了三个人去县计生委往哪走，一个说往东，一个说往西，第三个也不说往东也不说往西，只用手不停地比画，嘴里哇啦哇啦地叫个不停。他赶紧摆摆手，继续向西南方向走去。他就不信，在一个小小的丘山县城，竟然找不到计生委！

在一个暗灰色罩面的三层楼前，一个男子引起了他的注意。简单用一个“大”字就可以概括他的全部。个子之高足在一米九〇以上；眼皮之大，就像眼前挂着两个帘子；脸嘛，说大也行，说长更确切些，仅下巴，就像一个倒挂的葫芦。

“同志，县计生委在哪儿？”

“我就知道火葬场在哪儿。”

胡青原二话不说，继续直奔西南。他知道又遇上了一个不会说人话的，今天的点咋这么背？

“喂，兄弟，你不识字咋的？你要我吧？”他用尖长的下巴向身后努了努。

胡青原这才注意到楼右侧的牌匾。是呀，这不明明挂着丘山县计划生育委员会的牌子吗？难怪这丑八怪笑他。

说不上是对他好奇还是在楼下待腻了，看胡青原往楼里走，大个子也跟了过去。且三步并作两步，“柴松，快接客，又来个吃闲饭的！”他上了三楼，胡青原才上二楼。

在一个写着办公室门牌的房间里，相对两张桌子，一张空着，一张桌前坐着一个男子。黑衣黑裤，脸又圆又胖，也是黑乎乎的。整个人除了矮，就是一头猪的形象。却一点也不影响他的热情，“欢迎，欢迎啊！前几天就听说要给计生委派来一个大学生，好啊，又增加新生力量了！马上又要大会战了，你来得太及时了！尤主任去县政府开一个紧急会议，马上就回来了，一会我领你见见尤主任，可能又有什么新精神了……”

大个子好像不愿听他絮叨，就横空斩断了柴松的话，“小胡，以后你就叫他柴主任，或柴大官人都行，得好好溜着，办公室主任外加司机，计

生委的半边天……”

“小胡，别听马岩东胡说，他是法规办公室负责人，还管宣传，马上就要转正了，是计生委的顶梁柱呢。”

“你给转正？你给定的顶梁柱呀？干脆让尤主任退二线，你当主任得了。”

柴松并不跟他计较，继续向新来的大学生介绍委里的事情，“咱们计生委现在人手少，加你才八位，一个人都兼好几个角色，慢慢人多就好了。对了，这位是办公室的打字员小杨，叫杨柳。”

胡青原这才注意到办公室西北角的打字机前还坐着一个女同志。她一直背对他坐着，好像正专心地修检铅字打字机盘上的什么部件。听见介绍，才不好意思地站起来，瞥他一眼，又坐下去。

胡青原脸一热，心怦怦直跳。见面过后很久，脑海里还保留着她那一瞥的影像。咋想咋觉得她好像一个人，却又怎么也想不起来，又一直让他忘不掉。

会议足足开了一个多小时。尤主任讲的不多，话题却很沉重。“按照专家们的预测，我们国家的最佳人口量应该是六亿，最多不超过八亿，我们现在却达到了十亿……”接着从人均占有耕地、饮食消耗、读书、就业、婚配、住房、对国民经济的影响等等，一下子转到“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”的大政方针上来，“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阻碍这一方针的‘计划外’坚决拿下来！可是我们面临的形势，不仅在全国，在顺川市也拖了后腿，两年两次大会战两次失败，在全市排名连续两次倒第一！可耻，可耻呀！这次是背水一战，坚决拿下‘计划外’！给顺川市争个脸，给丘山县争个名！”听说尤主任是当兵出身，抗美援朝战争中还立过二等功呢。讲话也像打仗时的架势，双目圆睁，气势汹汹，右手不时高高举起，又突然立劈下来，“这次如果再一次……”他没有说如果这一次还是倒第一的问题，却将长大健壮的右手对着脖子中间横切下来。

杨柳不知怎么竟坐到尤主任跟前，关键时只好紧闭双眼，还用一只手小心地罩着脸，一副难以忍受又无可奈何的样子。

周围的人都神情专注，一脸肃穆，完全被主任的讲话感染了。仿佛变成了他身上的一根神经，跟着他去思想，去激动，去气愤，去感慨……

在尤主任右侧，坐着计生委唯一的一位副主任阎桂花。她不时地点头应和，已显苍老的眼角还泪光闪闪，好像过去的耻辱自己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

在尤主任讲话期间，柴松去办公室接了一个电话，就悄悄下楼一趟，回来后，坐他身边的马岩东就悄悄地和他嘀咕。柴松红着脸，不住地摇头。很快有一只苍蝇从墙壁的右上角飞起来，绕着会议室象征性地转了一圈，径直朝柴松头上扎去。柴松不耐烦地挥打几下。苍蝇没有被轰跑，只在空中又绕了一圈，就慢悠悠地落下来，一会停在他的头上，一会停在他的手上，有一次竟胆大妄为地趴在他的鼻子上，还不急不躁地伸了一个懒腰。柴松又愤怒地挥打几次，不仅毫无起色，又有两只不大不小的苍蝇从两个不同的角落赶来助阵，大有一决高低之势。

马岩东小声跟他说：“苍蝇不叮无缝鸡蛋，刚才出去干啥了？是不是又收哪个乡的礼品了？哎呀，手这么腥，肯定是鱼，对不，差了我都送去！”

“别瞎扯，我一个臭开车的，谁给我送礼？像你呢，天天有送礼的。”

“你啥用没有？车轱辘一出计生委的大门，天老爷老大你老二，愿往哪开就往哪开，愿拉谁就拉谁；来个客人撮一顿、谁用油灌点去，只要把尤主任糊弄过去，你就是尤主任……”

尤主任朝他们瞥两眼，看看没有停下来的意思，突然火了，“你们干什么你们？是你们听我的还是我听你们的？愿听就听，不愿听就出去！”

柴松立时矮下三分，脸红脖子粗地赶紧规规矩矩坐好。

马岩东也伸了伸舌头，不再做声。

阎桂花好像还不解气，在旁边又补了一句：“都自觉点呀，这么严肃的会议，唠什么呢？”会议的发条立时又紧紧地绷了起来。

接着是讨论。

柴松看看有机会了，就小心地凑到尤主任跟前。

尤主任好像耳朵给烫了一下，愤怒地躲开柴松的大嘴，毫无顾忌地当着大家的面说：“不要，让他怎么拿来的怎么拿回去，听着没？这个白兴元，就好扯这个！咱们有些助理就犯这个毛病，精力不用在工作上，就知道搞关系、挖门子，专走邪道，上两次大会战为什么失败了？当然我还没来，也没做过细的调查，咱也不能轻易评论前任领导，这回要当做一条纪律，不管谁，不管在单位、在家，还是在乡下，任何人不准收下边东西，一旦让我发现，礼物原数退回，赶紧找地方走人！”

柴松痛痛快快地挨了一顿数落，灰头土脸地坐回到马岩东身边。

马岩东并不死心，“这回好，那鱼都你自己留着吧。哎，这大热天，你一家人累死也吃不了，别忘了，给我留几条，权当我是尤主任了，行不？”

柴松的脸一直红到脖子上，气鼓鼓地瞪了马岩东一眼，挪了挪椅子，脸朝着尤主任方向。尤主任又朝这边看了，他可不能再挨剋了。

下班前，尤主任办公室走进一个五十岁左右的女人，浑身倦怠，一副哭叽叽的模样。

没到五分钟，尤主任就把她轰了出来，“以后没事不许到计生委，你的任务就是在家做饭收拾卫生，工作上的事不许跟着瞎操心！都像你这么想，计划生育还搞不搞了？”

柴松赶紧从办公室跑出来，小心地扶着那女人，像刚出灵棚似的，一步步跟下楼去。

马岩东悄悄把头伸出来，又缩回去，对对桌的胡青原说：“这次也不会顺利，不信你看着，没等出征主帅夫人就来哭丧，能顺利吗？”

胡青原事后才知道，尤主任也是刚来计生委不久，他是遵照县委的决定来计生委接了上任的乱摊子的。听说他老伴本来不同意的，可他一旦决定下来，她同不同意都一样。现在的计划生育不仅不好干，有时还很危险呢。

末了儿马岩东又重复了刚才的话。胡青原虽然没有接茬，心里却想，什么大不了的，计划生育真有那么难吗？

丘山县有个大桦树乡，乡里有个小柳树村，该村在这个乡的尽里边。四周全是山，一座高似一座，像堆积的金字塔。进村的路只有一条，从山冈弯弯曲曲爬进村里，像一条恐怖的蛇。整个村庄像天空掉进山谷里的一颗颗陨石碎片，分散而杂乱。山上的树木也砍得所剩无几，东光一块，西秃一块，整个群山像一个发育很差的癞疮头。好在初秋，残树和野草尽管来日不多，但仍在拼力挣扎，远远望去，整个山野不仅葱郁，有些地方还显出层次来：绿的深绿，黄的浅黄，褐的褐紫，蓝的靛蓝。昨晚又下了一场不小的秋雨，四周不仅清新翠绿，不远处的高崖上还挂起了一片薄薄的瀑布来，像一个病恹恹的女人刚刚经过巧妙的化妆。

上午九点左右。晨霭、薄雾和袅袅的炊烟已渐渐散尽，鸡鸣鸭叫也安静了下来。村子里除了一两声单调的驴叫和女人吆喊孩子的狠骂，已有些孤寂和沉闷了，黄牛用绛紫色的舌头一下下有节奏又毫无情感地“刷拉、刷拉”地切割着田埂边的青草，而愈升愈高的太阳，给沉闷的村庄又平添了一份紧似一分的燥热和烦闷。

山冈的盘山路上，正走着两个人，其中一个中等个、四方脸的青年就

是两天前去县计生委报到的胡青原。身后跟着一个个子和他不相上下却有些瘦弱，大眼睛里透着精明的小伙子，他就是乡计生站的许志和。他们刚从乡里过来，是坐着柴松开的半旧面包车来到大桦树乡的，那个几乎不堪重负的面包车把他们拉到乡政府，像卸下两件与己无关的物品，掉头就匆匆走了。整个计生委除了杨柳一人看家，都分片下乡调查、摸底、宣传、动员来了，为马上就要开展的大会战做着必要而又紧张的准备。胡青原和马岩东、许志和分在一个片儿，马岩东在乡里和计生站助理白兴元侃了一阵就步行去了双鹿。他心里明白，马岩东主要是给他接个头，衔接一下工作，具体事情就都得靠他自己了。

“白助理，小胡别看刚来计生委，和我的亲兄弟一样，大桦树和双鹿、二龙等五个乡是我们俩的点儿，你们大桦树的具体工作就由小胡负责，你一定要善待他；如果你要是一样姑爷两样待法，看我怎么收拾你这个大白话！”

白兴元双手用力地握着马岩东的手，“撅嘴骡子，别磨叽了好不好？你在大桦树咳嗽一声对你兄弟都是圣旨，还放这屁干啥？大哥能慢怠胡老弟咋的？不信到时候看，你兄弟对胡领导要是有半点差样，再上计生委你拿狗屎臭我！”伸手又去握胡青原的手，“小胡你放心，你包大桦树，就算来对了，不信到时候看，我们大桦树在整个丘山县要不排个位次，你一脚把大哥踢山那边去！”

临走马岩东还是不得不一星管二地说：“小胡你别听他瞎忽悠，大白话屁里尽沙子，一不留神就哧溜你个跟头；哎，大白话，啥也别说了，等大会战完事儿你必须去我家喝酒，到时候不喝成今天这样你别认识我！”

“一言为定！”

“谁差事儿谁是这么大个儿的！”

胡青原别看是从小儿在山沟子里长大的农村孩子，从懂事起基本上是从这个学校走到那个学校，其实农村的事情并不熟悉，对农村工作更是一无所知。从刚才的瞎侃，他觉得白兴元这人很滑、很难对付，马岩东的话看似郑重其事，里边含义很深奥的，说明他们不仅了解，而且非常熟悉。他这个刚踏进社会的新手要和白兴元搭档，显然嫩了些，而这次大会战又非同以往，看尤主任那意思，就是背水一战了。胡青原心里不由得紧张。路上有意无意地和许志和闲聊。他的话不多，却很含蓄、实在。他只说乡里的工作压力较大，包袱较重，就说眼前的小柳树，就有几个难缠户。胡青原的理解就是，大桦树乡以前的工作很滞后，要想一下子翻过身来，可积重难返呀！他知道他很不容易，守家在地，又属乡里临时聘用，工作上

必须干好，又不能生疏了各方面的关系，一定程度上属于上挤下压，前后不得的角色。

小柳树村果然有几个难缠的角色。其中有三户给胡青原的印象最深。

一家叫二扁屁。别人都这样叫，他虽然没吱声，心里也默认了。

进村后由妇女主任于淑贤领着，对需要做人流或结扎的超生户挨家走访。二扁屁是于淑贤从地里给找回来的。他穿一件白布衫，蓝裤子，裤腿一只挽得很高，一只仅打了一个折儿，还有一半已经秃噜下来了，上边挂着湿乎乎的泥土，细瘦的脚脖子给刺刺藤子划得横一道子、竖一道子，有好几个地方已经冒出了血筋儿。他进屋一屁股坐在地下的一個矮脚凳上，低着头，一声不吭，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。

于淑贤给他介绍说：“这个是咱们县计生委的小胡同志。”

二扁屁仍低着头，一声不吭，好像于淑贤在和别人说话，和他没有关系。

许志和挠了挠下巴，接着说：“这不是县计生委的小胡同志也来了么，全县计划生育大会战马上又要开始了，这回和以往不同，凡是计划外的，要求该做的都得做下来，该结扎的都得结扎……”

二扁屁一下下地抠着腿上的泥点子，有一下把刚愈合的血痂抠破了，血珠慢慢地流下来。他咧了咧嘴，就算回答了。

于淑贤有些尴尬，瞥一眼像只虾窝在那里的二扁屁，似乎放弃了最后的希望，把精力用在炕上一个长得很胖、腰围更粗的三十多岁的女人身上。话还没说，脸就红了，“金芝呀，这回看来挺严，听马村长说，他媳妇明天也要到乡里做人流呢，李务荣媳妇也让我给她找车去做结扎，韩德夏老婆……”

“都是站着说话不嫌腰疼，我要鱼鳖虾蟹地生一大堆，还用谁做工作，自个儿蹦高儿就去乡里做了，还闹个响应号召，整不好还能当个一官半职的。”那女人的外号叫大吵吵，在此之前她的脸一直向窗外看，只把屁股留给客人，这回屁股和脸掉了个儿，上半身还颠了一下，两颊边的妊娠斑也显得深刻而活跃起来。

许志和知道，大吵吵是暗指于淑贤呢。她已经生了三个孩子，去年大会战时主动去乡里做了结扎才当了村妇女主任。“这次只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情，看县里那意思，谁不做也不行了……”

“你敢打那个保票吗？你要敢说谁不做也不行了，我马上就去乡里把孩子做了！”她吃力地把屁股向炕外边挪了挪，像摇晃着一座山，还斜着

眼睛看了一下许志和，“好狗护山村，好人安四邻，能帮着说句好话就说句好话，不能说就老老实实地在一边夹着，谁还能把你当哑巴卖了？别像没长眼睛的瞎狗，听着点动静就跟着汪汪汪瞎咬，别以为土二迷糊啥用没有，驴粪蛋还有返烧的时候！”“呸”的一口，顺着开着的窗户，把一口白痰射了出去。

胡青原心里明白，别看他新来乍到，现在就看他的了。于淑贤和许志和不过是蜻蜓点水地意思意思，也就算对得起上下级领导，对得起乡、村给他们开的工钱了，剩下的一团乱麻主要靠自己来理顺了，至于你是不是刚参加工作，有没有经验，谁管那个，一定程度上，你越出笑话、越尴尬才好呢。他硬了硬心，板起脸，“许志和和于主任已经说那么多了，他们说的都是实话，这次我就包你们大桦树乡，凡是计划外怀孕的，不管谁，必须做下来！”他只觉得脸上燥热，声音有些颤抖。他哪做过这种事呀？

大吵吵撇了撇嘴，斜楞胡青原两眼，最终把大半个身子都给了年轻人，“哟，原来是个小白脸，长得还挺周正，一看就是个童子，还没摸过女人吧？告诉你小伙子，别站着说话不腰疼，将来你有媳妇就知道了，有儿有女的都不容易，别年轻的把事情做绝了，等你老老实实地吃几年官饭，再有女人睡了，你就不会这样说话了。”

“你……”胡青原脸一下红到脖子上，嘴唇直抖，一时间不知道说啥好。

“我咋的，就是个土二迷糊，一没文化，二没靠山，谁来欺负都行，王八气鳖气都得受！再过几年我儿子都有你大了，还有你说嘴的！”

“你，你咋这么说话……”胡青原只觉得喉咙里直冒烟。

许志和和于淑贤赶紧上来打圆场，“算了，算了，杨井和家先这么地吧，到王连有家看看去。”

走到大门外拐角，二扁屁忙慌慌地赶上来，吭哧了半天才说：“要么，我做不行吗？”

许志和笑了，“你做也可以，关键是你媳妇肚子里的孩子怎么办……”

大吵吵翘起地撵出来，“赶紧滚地里给我干活去，该你啥事？一人做事一人当，该杀该刚有我张金芝一个人挡住了！你做，我做你也不能做，没听说老爷们做了连地都下不来……”好像还要说啥，一个小姑娘跑过来牵住她的手，她的脸颊突然红涨起来，话也顺道拐了个弯儿，“咱们这姑娘儿子还等着你养活呢，你做了让他们喝西北风呀？我要一高兴和哪个小白脸扯起来，你做不也白做！哈哈……”自己笑得直捂肚子。

胡青原头也不回，一步紧一步地走远了。

还有一户是乔老师家。两间泥草房收拾得规规矩矩，两个挨肩儿的女儿穿得干干净净，对人很有礼貌，跟客人说一声叔叔阿姨再见，就悄悄退出去了。乔老师媳妇很少说话，给每人倒一杯茶水，再往男同志手里递一支香烟，就站一边静静地等丈夫回来。她有些显怀，脸上现出怀孕的征兆。

女儿显然给爸爸报了消息，前后不到十几分钟，乔老师就回来了。他热情地为客人让坐、倒茶，只有许志和一人会吸烟，可还是挨个儿重新让了一遍。说到计划生育，乔老师回答得很干脆，“志和和淑贤没啥说的，论起来还有亲戚，小胡同志可能比我小几岁，也都上上下下的年纪，你刚来，对我还不太了解，放心好了，我们不已经有两个女孩儿了么，其实早想开了，还是中央说得对，男女都一样，啥年月了，我看女孩子更好些，知道疼爱父母，我们这两个女孩别的不说……”他看看胡青原有些焦急的样子，很快把话拉回来，“这个老二本不想要了，可是不怎么就怀上了……小胡是县里人，别见笑呀，但是你们放心，你们别说来了，就是不来，过几天我也要领她去乡卫生院做下来的。”

走出乔老师家胡青原心里热乎乎的。他心想，还是得有知识有文化懂道理，要都像这样的计外户，计划生育工作该有多省心呀。心里就不明白，这样通情达理的计生对象，许志和和于淑贤咋说是个难缠户？他甚至想，他们本乡本土的，怕是曾有瓜葛和利害冲突吧？

许志和好像为自己的结论下台阶，走出多远，还给年轻的大学生解释说：“你别看他说得好看，全是假的。知识分子，太复杂了……乡里从成立计生站那天就有我，大桦树总共才九个村子，我对这些人太了解了，不信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”

于淑贤只笑笑，没吱声。

胡青原一肚子狐疑。人家主动要去做，到时候咋的，还能说不去呀？

还有一家叫二斧头。他本人不在，只女人和两个孩子在家。做作业的做作业，挑豆角籽儿的挑豆角籽儿。二斧头已经有三个姑娘了，媳妇肚子又像那圆溜溜的豆角籽儿，胀乎乎地又鼓了起来。按规定做下去啥说的没有，结扎也是义不容辞的。

一进屋胡青原就觉得这女人有些眼熟，又想不起来在哪见过。突然心

里一翻，咋长得像杨柳？脸倏地红了起来。确实很像，两只大眼睛黑黑的、亮亮的，很深奥，很忧郁，像有啥心事想说又不好说，不说又显得压抑，叫人怪同情、怪可怜的。其实有啥同情和可怜的？刚刚见一面，看都没看清楚，哪来的同情和可怜？现在才弄明白，原来他心里一直装着杨柳……不由得好笑，想人家干啥？笑话！赶紧调整情绪，不过这女人，除了像杨柳，还像谁呢？确实眼熟，又实在想不起来了……

“李月琴！”还是想起来了。这不是他们村的李月琴吗？当时和他上一个年级，学习很好，家也很穷，小学没念完就辍学了。上初中后就很少见面，一晃已经七八年没见面了吧？岁月真是无情，才二十几岁的年纪，顶多比他大两三年的样子，咋变化这么大？清秀的瓜子脸一片蜡黄，高挑的细溜个儿快成了一副骨头架子，和她那怀孕的身子排在一起极不相称，像一根细木上长了一个大瘤子，一副不堪重负、随时都会垮塌下来的样子。就那曾经纤细、白嫩的手指也快演变成一双鸡爪子了。记得小时候还有人开玩笑，要把他俩往一块儿撮合呢，说是郎才女貌，天生的一对儿。

李月琴也吃惊地抬起头，“你是胡、胡青原吧？长得一点也认不出来了……”一时间很激动，无意识地向前走了半步，又犹豫地停下来，仿佛突然间才意识到，他们中间已经生出一道隔膜了。她嗫嚅了几下，很自卑地嘟囔一句：“我老了……”脸就有些红，低头顺下眼，很猥琐的样子。

胡青原心里有些酸。真是岁月无情，才短短几年，一个嫩葱似的小姑娘竟变成这样？

她说她早不想要了，你看看这家，穷得有个啥，炕上地下划拉划拉一个男人能背走了，整天吃不像吃，穿不像穿，年头年尾挣点钱还不够填嘴的，说白了还不是孩子多累的？听说很多人都出去打工，开了眼界，还发了横财，她真想看看外边的世界。活了二十几年，真是从一个山沟子里出来又钻进了另一个山沟子里，除了生孩子养孩子，就是过那无穷无尽的穷日子。天老地荒，岁月悠悠，何时是个头呀……关键处突然将话头打住，好像突然才意识到，她对胡青原并不了解，他们之间已不是过去的同学关系，而是对立关系呢。不咸不淡的话还是很多，毕业多长时间了？工作累不累？找没找对象？家里老人咋样？……他也没话找话地和她闲聊。关键时总是一句话，“常江家三代单传……”话里话外，是她对不住男人，没给人家生儿子，才出现了今天这尴尬局面。又好像很惧怕男人，她啥能耐没有，只能听之任之，人家要咋样就咋样。

一会儿一个个子稍高，长得稍瘦却很结实敏捷的小伙子走了进来。眼

睛不大，黑森森的，又有些凹，睫毛很长，冷眼看给人一种阴森可怖的感觉。

于淑贤给胡青原介绍说他就是常江。胡青原就和人们私下叫二斧头的对上号了。他只勉强对胡青原点点头，回答得简捷明了，“党的政策我都明白，你们也是上支下派，我都理解，但有一条，政策必须一视同仁，远的咱不比，白助理的妹妹要做了俺们马上就做，要不你们也不用大老远地跑来跑去的，跑也没用！”站在地下的木箱子前，手里拿着一把斧头机械地掂来掂去，好像在无意识地把玩，也像一种暗示和准备。

于淑贤一见他那样子就悄悄地后退几步。

许志和也把脸转向一边。

话说到这个份上，再说也没用。双方都说了些各自保证的意思，就结束了。

从二斧头家里出来，胡青原越发觉得小柳树村的工作难做。许志和就半言半语地提醒他，老百姓最突出的思想，就是互相攀比。“你说有做的，有不做的，这工作，真是……”他没有再说，胡青原也心里明白，人家是和有头有脸的比呢：你是人，人家也是人，光天天喊叫人家做，你不做，谁心理平衡？

听于淑贤说，这二斧头在村里并不是那种好吃懒做的无赖汉，但啥事都好较真，好和领导或有头有脸的人攀比，往往还能做出些意想不到的事情来。像二斧头这个外号，就是两年前在外地做工给叫出来的。当时工头说得一好百好，工资月底就发，不拖不欠，足额足数，直到三个半月完工了，还迟迟不发工资，要急了，眼睛一瞪，钱肯定给，但现在没有，愿哪告哪告去！身边还有两个精壮的汉子转来转去，斜着眼睛看看这个，看看那个，手里攥着家伙。一些穿得破破烂烂的民工就围着工头不停地说好话，有的还许愿给了工资要请工头喝酒。二斧头远远地站着，也不做声，突然从一个木工师傅的工具兜子里摸出一把斧头，悄悄地凑上去，照准工头啪啪就是两斧子。一斧子砍在工头的屁股上，一斧子砍在工头的后腰上。在场的人都傻了，那两个精壮的汉子也只傻傻地看着，有一个扔下家伙钻人群里就不见了。他举起斧头正准备往工头的脑袋上砍，工头腿一软跪下去，“兄弟饶命，兄弟饶命！钱马上就给，马上……”当天下午民工们都领到了应得的工资。工头自己悄悄去医院做了简单的包扎，连案都没报。从此二斧头在村里、乡里就出了名。但他并不欺负任何人，也不显摆自己，遇上不平事只狠狠地瞪着那两只深沉的眼睛，也不做声，不知道心里想啥。

他们正走在村道上，突然有一个十多岁的小男孩奔过来。“叔叔，给我买个康乐果呗，给我买康乐果我啥都告诉你……”两只又脏又黑的手，一只长长地伸了过来，一只放在嘴里咂着，涎水从嘴角不时地流出来，两只眼睛一只向上吊着，一只向下斜着。

于淑贤瞪他一眼，给胡青原摆摆手，“别听他的，这是个二愣子，大伙儿都叫他二精怪，见生人就管人家要东西，你给他买点好吃的啥都胡嘞嘞。”

许志和也说这孩子心眼不全，他的话得到南天边听去。

胡青原却记住了马岩东的一句话，“对于乡、村干部的话最好用一只耳朵去听，有些话最好从反面去理解。”就半开玩笑地说：“好，我给你买康乐果，你领我们去找计划外小孩儿，好不好？”

许志和和于淑贤就哧哧地笑。和一个二半彪子还说什么计不计划外小孩，他懂什么内外的？

二精怪似乎明白了胡青原的意思，就一边大口地咀嚼康乐果，一边似走似跑地向村西头两棵大柳树旁边的一家拐去，还不时地回头看着胡青原他们，仿佛怕他们跑掉似的。那家果然有个未满月的小孩子。可人家是一胎，父母年龄都够，手续也全。

许志和和于淑贤都笑了。胡青原也尴尬地笑了。

在往回走的一趟街道里，许志和指了指西北角的一个砖瓦房，“你看人家齐世龙，就一个小女孩，再给指标都没要，家里除了种大田地，还养鸡、养猪，都有一定规模，孩子刚上小学就送城里亲戚家念书去了，学习可好了。”正说着，只见齐世龙拎着猪食桶正往一排木板圈的木槽子里添饲料，媳妇捉着一只雪白的大公鸡从一个塑料大棚里走出来。

于淑贤搭讪着说：“二嫂，捉鸡干啥？来客了还是要改善生活呀？”

那媳妇回话说：“哪来的客，大豆腐吃够了，老头子要换换胃口，也就那个意思，要么吃啥？”

胡青原暗暗咂了咂舌头，一样的农村人，都一个村子里住着，人和人之间的差距该有多大？就听人家说的这话，多自豪呀。他的思想很快又回到了马上就要开展的大会战上来，就这个村子，这大会战可咋搞呢？

二

杨柳到计生委比胡青原早半年，或者说杨柳比胡青原多参加了半年地

方工作。那时的计生委整个机关七八个人，一个人两三个角色，连踢带打，没日没夜地往下面跑。尤大恒来执掌帅印，虽说比她早来也不过一两个月，却像进入了严酷的战争年代，说下乡就下乡，说开会就开会，不管休假还是早晚，没有规律，发起火来不论皇亲国戚，一律打家伙，真够人受的。当然了，还没批评过她呢，可在一边听着看着，也够人胆战心寒的了。当时除了工作，对其他事情几乎没有感觉。

胡青原来报到的前几天就在计生委传开了。说为了迎接新一轮的大会战，县里要给他们加强力量，调进一名刚出校门的男大学生。她心里怦怦直跳，男大学生，年龄一定和她不相上下吧？对一个未婚女青年，同龄人无疑是个诱惑。啥样呢？个子多高？漂不漂亮？有没有水平？……一定是个大高个儿，四方脸，大眼睛，白皮肤，高鼻梁，走路刷刷的，像个标准军人，说话一套一套的，很有逻辑性……忽而又生出一丝忧虑，想得美，你知道人家有没有对象？没对象就一定……真是……水灵灵的大眼睛渐渐地漫过一缕淡淡的愁绪。见了面却让她很失望。开始还有些紧张，检修字盘只是个由头，想看看新来的大学生才是她的内心想法。柴松一介绍，她犹抱琵琶半遮面地只瞥了一眼。哟，好丑呀，天底下竟有这么难看的大学生？不论长相、个头还是派头，都和她心中所想像的相去甚远，至于有没有水平，就无所谓了。事后她很懊丧，咋这么命苦，竟遇到这样男人？细细回味，又觉得他眼睛里好像有啥东西，这东西是多少男人都不曾有的。什么东西？她说不清楚，却固执地觉得，作为男人，这东西很可贵，很难得，也是必须的！渐渐就被这东西似有似无地牵扯着，想丢都丢不开，不丢开还有点儿闹心，咋回事呢？

那天会上，尤主任宣布给大家一天的休息时间，准备准备，下去后就不能水水汤汤，说去就去，说回来就回来了，什么成绩也没有。

这是一座三层不大的独楼。一楼技术站，包括诊察室、手术室和病房。二楼宣传站、药具站、会议室，还有几个闲房间，除了给没成家的工作人员做单身宿舍，再就临时来客住宿。三楼就是计生委的领导和各科室的办公室了。

胡青原刚参加工作，既没成家，父母又不在城区，自然住单身宿舍了。二楼原来只住单身的杨柳一个人，这回又有了一个新胡青原。起先他不知道，去领被褥时听柴松说才知道的，心里就突突地跳。

他们的寝室相互挨着，中间只隔了一道砖墙。胡青原瞅都不敢朝那边瞅。在寝室里坐也不是，站也不是，好像有一双秋思绵绵的大眼睛正瞅他